

引用:雷禾青,李曼,李亚军,付新军.《本草纲目》所引《家传日用本草》考论[J].中医药导报,2025,31(6):209-212.

医史

《本草纲目》所引《家传日用本草》考论*

雷禾青,李曼,李亚军,付新军

(陕西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陕西 咸阳 712046)

[摘要] 《家传日用本草》是元代吴瑞撰写的一部食疗类本草古籍。该书是李时珍《本草纲目》的援引书目之一,显示出其重要性。通过对《本草纲目》引录该书内容与《家传日用本草》海外版本的比较,分析了《本草纲目》引据的署录方式、内容考实、药物品种、文字转录特点等内容,并考证了《本草纲目》中的几处不准确记载。李时珍不仅直接引录,还加入了自己的思考和考证,为后世研究《家传日用本草》的原脱部分提供了宝贵的医药史料。

[关键词] 《家传日用本草》;《本草纲目》;吴瑞;引述;文献考证

[中图分类号] R28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51X(2025)06-0209-04

DOI:10.13862/j.cn43-1446/r.2025.06.041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Jiazhuang Riyong Bencao* Cited in the *Bencao Gangmu*

LEI Heqing, LI Man, LI Yajun, FU Xin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Shaanxi 712046, China)

[Abstract] The *Jiazhuang Riyong Bencao* is an ancient dietary therapy classic written by WU Rui in the Yuan Dynasty. As one of the reference books cited in LI Shizhen's *Bencao Gangmu*, it demonstrates significant academic valu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ontents cited in *Bencao Gangmu* with overseas versions of *Jiazhuang Riyong Bencao*, analyzing the citation methods, content verification, medicinal varieties, and textual transcription characteristics in *Bencao Gangmu*. It also textualizes several inaccurate records in the latter. It was found that LI Shizhen not only directly quoted the original but also added his own reflections and textual research, providing precious medical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later studies on the lost parts of *Jiazhuang Riyong Bencao*.

[Keywords] *Jiazhuang Riyong Bencao*; *Bencao Gangmu*; WU Rui; quote; textual research

李时珍是我国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他所著的《本草纲目》是祖国医药宝库中极为珍贵的科学遗产^[1]。《本草纲目》全书分为16部,52卷,载药1 892种,附方11 096首。该书是李时珍“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而成”^[2]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渔猎群书,搜罗百氏”,所引据的文献多达992种,加之尚未收录在“引据古今医家书目”“引据古今经史百家书目”中的130多种,总计引据的文献超过了1 120种^[3]。该书不仅是一部本草学巨著,而且在食疗学的发展方面,也有着不可磨灭的成就^[4],其中关于食疗本草的部分,李时珍曾大量引用

过吴瑞的《家传日用本草》一书,多达111次,这足见李时珍对该书的重视。本研究主要就其引用的情况进行分析讨论,而在与郑金生主编的《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第九册《家传日用本草》点校本的比较中,笔者发现《本草纲目》所引内容对增补《家传日用本草》因残缺而导致药物信息缺失的情况也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现报告如下。

1 《家传日用本草》述略

《家传日用本草》是一部食疗类本草,成书于元天历二年(1329年),约刊行于元至正三年(1343年),作者为吴瑞,字瑞

*基金项目:2024年校级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2024XKZD13);陕西中医药大学科技创新人才体系建设计划项目(2024-CXTD-02);陕西中医药大学2024年度研究生质量提升工程专项项目(CXSJ202436);陕西中医药大学2023年度研究生质量提升工程专项项目(KCJC202304);2023年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学生工作研究会项目(XGNH2023-C15)

通信作者:付新军,男,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医文献与医古文

卿,新安海宁人,家世医学,元天历中任海宁地方医学校教官。该书分为8卷,分别是诸水类、五谷类、五畜类、诸禽类、虫鱼类、五果类、五菜类、五味类^[9],共收食物药540余味。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历代诸家本草》中载:“《日用本草》,时珍曰:‘书凡八卷。元海宁医士吴瑞,取本草之切于饮食者,分为八门,间增数品而已。’”^[9]《本草纲目》卷一“采集诸家本草药品总数”云:“吴瑞《日用本草》七种,谷部一种(豆腐),菜部三种(香蕈、天花蕈、石耳),果部二种(西瓜、银杏),兽部一种(山羊)。”^[9]《家传日用本草》所载药物从“半天河水”到“海错”,在每味药物下分列释名、别名、种类、形态、采集、制法,述其性味良毒、配伍禁忌及主治功能等内容^[7],如《家传日用本草·五谷类》“黍米”条:“即丹黍也,浙人呼为红莲米,江南种皆口色,间有红色者,名赤虾米,味苦,性温,无毒,又有六十日熟,喜动气,主咳逆霍乱,除烦渴,下气止泻,不可合蜜、饴糖、葵食,生痼疾。”^[9]再如《家传日用本草·五果类》“葡萄”条:“有二色,紫者名马乳,白者名水晶,北地来者名番葡萄,又一种山蒲萄,名蓂蓂,是千岁蓂,味甘,平,无毒,七月、八月熟,收取汁,可酿酒,服之能逐水利小便,主筋骨湿痹,血气倍力,小儿疮疹不出,食之尽出。”^[9]《家传日用本草》所载药物乃吴瑞对前人本草药物信息的传承,也包括了自己对部分药物的深刻认识,而其书中所新增的食物药则是最有学术价值的内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在本草分类上的创新,该书所分出的“诸水类”“五味类”两类不见于之前的本草学著作,此种分类法对后来卢和的《食物本草》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药物的分类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该书原版至明嘉靖年间已残缺殆半,吴瑞七世孙吴镇为之重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历代诸家本草》引录此书内容最多,引文多达百余条,明人殷仲春《医藏书目》和清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都有著录,然此后已无此书,唯存题为元吴瑞编辑、明钱允治校注之《吴太医日用本草》3卷,附于7卷本《食物本草》之后。关于《吴太医日用本草》一书,郑金生在《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第九册《家传日用本草》校后记曾做过论证,钱允治本乃取明宁源《食鉴本草》改编更名而成,与吴瑞《家传日用本草》无关。今日本龙谷大学所存8卷《家传日用本草》是明嘉靖四年(1525年)重刻本。此本除卷首序言有残缺外,卷六亦脱5页(计脱药34味)。原本无印记,流传过程不明。该书版本有明嘉靖四年(1525年)重刻本,1996—2002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本草全书》首次影印了明嘉靖刊本。200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中的点校本《家传日用本草》所参之底本亦为明嘉靖刊本。2021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古代饮食文献集成》亦收录有该书。本研究参考的是郑金生主编的《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第九册《家传日用本草》点校本(以下简称“《海外本》”)。

2 《本草纲目》引用《家传日用本草》的方式、内容及特点研究

2.1 《本草纲目》引用《家传日用本草》的署录形式及分布 李时珍在撰写《本草纲目》的食物药时,多引据吴瑞《家传日用本草》,将此书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全书共引《家传日用本草》111次,所引《家传日用本草》的署录形式共有6种:瑞曰、吴

瑞、《日用》、吴瑞曰、吴瑞《本草》、瑞、元吴瑞《日用本草》。

2.1.1 瑞曰 “瑞”为作者吴瑞之简称,“瑞曰”即“吴瑞曰”。《本草纲目》引用《家传日用本草》时,署录为“瑞曰”的次数最多,如《本草纲目·鳞部》第四十四卷“乌贼鱼”条,“气味”项中“瑞曰:味珍美,动风气”^[9],“释名”项中“瑞曰:盐干者名明鲞,淡干者名脯鲞”^[9]。全书共有45处,占据总引用内容的40.54%,所涉及的药物共有42种。此种署录多见于“释名”“集解”“气味”项中,“主治”项中也有分布,但较少。

2.1.2 吴瑞 该种署录方式,多出现在引文,以标注撰者之名的方式说明所引内容乃出自《家传日用本草》,形式为注文小字。如《本草纲目·果部》第三十卷“山楂”条,“主治”项中“消食积,补脾,治小肠疝气,发小儿疮疹吴瑞”^[9]。此种署录形式共有32处,占据总引用内容的28.83%。涉及的药物有31种,此种署录主要分布在“主治”中,有28处。

2.1.3 《日用》 《日用》为《家传日用本草》的简称,此种署录形式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李时珍引用吴瑞首次在《家传日用本草》中记载的食物药时,皆后注“日用”,如:《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十五卷“豆腐日用”^[9],《本草纲目·果部》第三十三卷“西瓜日用”^[9],《本草纲目·菜部》第五十二卷“石耳日用”^[9]。另一种是用于标记“释名”中某药的异名来源,表示某异名来源于《家传日用本草》,如:《本草纲目·草部》第十四卷“水蕹”条,“释名”项中“龙脑薄荷日用”^[9];《本草纲目·果部》第三十卷“柿”条,“释名”项中“绿柿日用”^[9]。全书共有21处,占据总引用内容的18.92%,涉及的药物有18种。

2.1.4 吴瑞曰 此种署录形式与以上诸种不同,其一般都出现在引文前,内容为吴瑞关于药物形态、功效作用、异名、性味、出现时间、良毒、配伍禁忌等的见解。如:《本草纲目·兽部》第五十卷“驴肉”条,“气味”项中“吴瑞曰:食驴肉,饮荆芥茶,杀人”^[9];《本草纲目·兽部》第五十二卷“山羊”条,“集解”项中“吴瑞曰:山羊似羚羊,色青”^[9]。此种署录形式共有7处,其中“正误”2次、“集解”2次、“气味”3次。

2.1.5 吴瑞《本草》 《本草》为《家传日用本草》的简称,此种署录形式全书中仅有3处,“释名”“集解”“正误”各一处,皆为李时珍对《家传日用本草》中所记载内容提出异议,如《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十四卷“蚕豆”条,“释名”项中“吴瑞《本草》以此为豌豆,误矣”^[9]。

2.1.6 瑞 “瑞”作为吴瑞的简称,与署录为“吴瑞”相似,也出现于引文之后,此种署录形式在全书中仅有2次,均出现在《本草纲目》的“主治”之中。如《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十四卷“豌豆”条,“主治”项中“煮食,下乳汁,可作酱用瑞”^[9]。

2.1.7 元吴瑞《日用本草》 此种署录形式出现的信息最为全面,包括了朝代、作者和书名。此种署录形式全书中仅有1次,在《本草纲目·草部》第十四卷“水苏”条,“释名”项中“元吴瑞《日用本草》,谓即水苏”^[9]。

2.1.8 《本草纲目》引用《家传日用本草》的分布 李时珍引用《家传日用本草》主要作为药物“主治”“气味”和“释名”,其次是“集解”,最后是“正误”和“修治”。(见表1)以上可见,李时珍在引用时并未特意侧重某一个部分,且对《家传日用本草》的内容做以判断与修正。

表 1 《本草纲目》引《家传日用本草》的分布及数量

项目	频数	百分比/%
释名	23	22.55
集解	16	15.69
正误	3	2.94
气味	27	26.47
主治	32	31.37
修治	1	0.98
合计	102	100.00

2.2 《本草纲目》引用《家传日用本草》内容考实 笔者将《本草纲目》引《家传日用本草》的内容与《海外本》对照核考,发现所引内容共计111处,其中有87处与《海外本》中记载一致,9处则与《海外本》中的记载不一致,还有15处是《家传日用本草》在传世中因年代已久等原因,导致纸张脱落,所载药物内容亡佚,点校本中郑金生注作“原脱”或参考《本草纲目》对其予以了补充,故引用内容与原书是否有出入,无从查证。今按《本草纲目》引《家传日用本草》的署录名称逐一核实,表2是所引署录名称及内容与今《海外本》文本内容比较的结果。

表 2 《本草纲目》引用《家传日用本草》不同署录名称次数
及与《海外本》内容核实情况

署录名称	署录次数	与《海外本》一致/不一致	原脱
瑞曰	45	37/2	6
吴瑞	32	22/3	7
《日用》	21	17/2	2
吴瑞曰	7	5/2	0
吴瑞《本草》	3	3/0	0
瑞	2	2/0	0
元吴瑞《日用本草》	1	1/0	0
合计	111	87/9	15

2.3 《本草纲目》引用《家传日用本草》的文字转录特点 《家传日用本草》是重要的中医食疗本草著作,吴瑞编纂该书的目的是为防“众人昧焉,故往往以千金之躯,捐于一簞之倾而不知”^④,因而《家传日用本草》一书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极高的药物实用价值。此书载食物药540种,详述其名称、品种、性味、食用方法、功效、作用、宜忌等。

《家传日用本草》的第一卷“诸水类”和第八卷“五味类”的分类法为吴瑞首创,前者还对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不仅分出了水部,而

且相比《家传日用本草》,其水部的下位类目也更为具体,还增加了所载水之数量,如在水部下列“天水类”13种和“地水类”30种。李时珍引录《家传日用本草》并非都是直接引录,部分内容转引了吴瑞本人的观点,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了修改,以下是李时珍引用《家传日用本草》的文字转录特点。

2.3.1 引而有述,详略得当 《本草纲目》的“释名”“集解”“正误”“气味”“主治”“修治”等各部分都有引用《家传日用本草》内容作为补证的地方。如《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十二卷“荞麦”条的“释名”项引《家传日用本草·五谷类》“荞麦”条:“荞麦即乌麦。”^⑤说明“荞麦”的另一异名为“乌麦”,李时珍在“荞麦”条中载:“杨慎《丹铅录》,指乌麦为燕麦,盖未读《日用本草》也。”^⑥此处引用,李时珍意在两点:其一,显示荞麦之颜色为黑色;其二,纠杨慎之错。再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菜部》第二十七卷“繁缕”条引《家传日用本草·五菜类》中对“繁缕”之记载“黄花者为繁缕,白花者为鸡肠”^⑦后,又阐述自己的观点,“时珍曰:吴瑞《本草》谓黄花者为繁缕,白花者为鸡肠亦不然,二物盖相似。但鹅肠味甘,茎空有缕,花白色;鸡肠味微苦,咀之涎滑,茎中无缕,色微紫,花亦紫色,以此为别”^⑧。李时珍在吴瑞的基础上,对二者做了更加明确与细致的区分。再如,李时珍读《家传日用本草·五菜类》中关于所有笋的记载,得出“淡笋、甘笋、苦笋、冬笋、鞭笋皆可久食,其他杂竹笋性味不一,不宜多食”^⑨的结论,作为“冬笋”之“主治”,如此等等,无需赘述。

2.3.2 直录为据,变文有意 《本草纲目》对《家传日用本草》之引用,主要为原文照录,如羊肝、猪心血、猪屎、湍肉、蚕蛹、鳊鱼、黄颡鱼、乌贼鱼、蛤蟆、百合、海松子、甘蔗、桃实、杨梅、茺蔚、水苏等药物,李时珍皆直录原文,作为药物的“主治”“气味”“释名”“集解”“正误”和“修治”部分的补证内容。笔者对比发现引录部分与《海外本》有9处记载不一致的地方。(见表3)

以上与原文内容不一致的引录部分,主要有两种情况:首先,如胡荽、腊雪等药物,李时珍是撮取原意再加以引用,如《家传日用本草·诸水类》“腊雪水”条,原文为“腊中所积之雪,味甘,性冷,无毒,掩藏一切果实,良,主解一切之毒,治天行时气,瘟疫,小儿热痢狂啼,大人丹石发动,酒后暴热,黄疸,温服之,可以涤热”^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引作“煎茶煮粥,解热止渴”^⑪,用作《本草纲目·水部》第五卷“腊雪水”之主治。其次,李时珍对所引内容作了改变,增加了自己的认识

表 3 《本草纲目》引用内容与《海外本》所载不一致明细表

药物名称	《本草纲目》引用内容 ^⑫	《海外本》原文 ^⑬
葫	多食伤肺、伤脾、伤肝胆,生痰助火昏神	不可久食,损目明
胡荽	合诸菜食,气香,令人口爽,辟飞尸、鬼疰、蛊毒	令人多忘,发脚气、腋臭、鬚齿、口气臭、金创、及发痼疾,治五脏,补不足
菰	菰笋,一名茭笋,一名菰菜	菰根,一名茭笋
腊雪水	主解一切之毒,治天行时气,瘟疫,小儿热痢狂啼,大人丹石发动,酒后暴热,黄疸,温服之,可以涤热	煎茶煮粥,解热止渴
香草	生山僻处者,有毒杀人。益气不饥,治风破血	益气不饥,治风破血
枸杞	泻肾火,降肺中伏火,去胞中火,退热,补正气煎汤漱口,止齿血,治骨槽风	主五脏邪气,热中消渴,风湿,除客热,煎汤漱口,止齿血吃
猪血	压丹石,解诸毒	解诸物毒
稷	稷苗似芦,粒亦大,南人呼为芦。孙炎《正义》云:稷即粟也	稷苗似芦,粒亦大,南人呼为芦

与看法,如《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十三卷“稷”条,“正误”项中“稷苗似芦,粒亦大,南人呼为芦,孙炎《正义》云:‘稷即粟也’”^[9],《家传日用本草·五谷类》“稷”条中只有前半句“稷苗似芦,粒亦大,南人呼为芦”^[9],郑金生在《海外本》中提出“后半句之‘孙炎《正义》云:稷即粟也’乃李时珍所添缀之文,或能表示李时珍之意图,而吴瑞则并不认可‘稷即粟也’这样的看法,因此在其‘五谷类’中,吴瑞是将‘稷’和‘粟’作为两种谷物分别记载”^[9]的看法。再如《本草纲目·菜部》第二十六卷“葫”条,“气味”项中“多食伤肺、伤脾、伤肝胆,生痰助火昏神”^[9],《家传日用本草·五菜类》“葫”条为“不可久食,损目明”^[9]。对比两条不难发现,李时珍在引用时,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与看法,故与吴瑞原文并不完全一致。

3 从《家传日用本草》看《本草纲目》药物载录之误

前文所载李时珍所引用《家传日用本草》书中所新增的食物药是最有学术价值的内容,然笔者将《本草纲目》引用《家传日用本草》的内容与《海外本》逐一对比,发现书中新增并不止豆腐、香蕈、天花蕈、石耳、西瓜、银杏、山羊等7种药物,还包括“琼枝”,进而发现李时珍在引述时有一些失察的部分,现分别说明。

《家传日用本草·五菜类》“琼枝”条原文:“琼枝有红、白二色,庖人用以助素食。”^[9]元代以前本草的记载无“琼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误载“琼枝”首出明宁原的《食鉴本草》,名石花菜。

李时珍认为“红曲”最早出自朱震亨《本草衍义补遗》。《本草衍义补遗》成书于公元1536年,《家传日用本草》成书于公元1329年,“红曲”在《家传日用本草·五味类》已有记载,故李时珍认为“红曲”首见于朱丹溪《本草衍义补遗》并不准确。

李时珍错把“香菜”和“罗勒”当作两种药物,认为“香菜”首次记载在《家传日用本草》,而“香菜”实为“罗勒”之异名,因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其误载为两种药物,导致后世误以为“罗勒”首见于《本草纲目》,其实“罗勒”的首次记载应该是《家传日用本草》。

4 结 语

《本草纲目》是一部较为完备与全面的中医药著作,其中

还囊括了许多用于食疗的食物药,李时珍大量引用吴瑞的《家传日用本草》的食物药内容,将治病与食疗紧紧结合在一起,体现出食疗养生的重要地位。吴瑞认为“人之所以自养,莫切于饮食”^[9]。若人因为愚昧而导致误饮误食,损害身体,那是万万不能的。吴瑞详阅《证类本草》,以之为主要依据,并多加自己的阐述,又结合日常用药经验,增添新的食疗药物,从而编撰成了《家传日用本草》一书。《本草纲目》对《家传日用本草》的大量引用,帮助后世深入研究《家传日用本草》的原脱部分提供珍贵的医药史料,对中医食疗学的发展有着突出贡献,且对《家传日用本草》的传承与应用具有重要意义^[10]。

参考文献

- [1] 华祝考.略论李时珍的治学精神[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90,14(5):35-38.
- [2] 王剑,梅全喜.《本草纲目》引据《肘后备急方》之研究[J].中药材,2016,39(4):918-922.
- [3] 全瑾,吴佐忻.《本草纲目》文献引用初考[J].中医文献杂志,2011,29(2):8-9.
- [4] 丁艳蕊.《本草纲目》用粥浅探[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92,16(6):42-43.
- [5] 张志斌,郑金生,于大猛,等.《本草纲目》引用书名核准之研究报告[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39(10):824-827.
- [6] 李时珍.本草纲目全4册插图版[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6.
- [7] 王万里.现存新中国建国之前新安本草文献研究[D].合肥:安徽中医药大学,2020.
- [8] 吴瑞.家传日用本草: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M].郑金生,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 [9] 卢化柱,蒋森,朱红云.几部重要食物本草文献概述[J].中药与临床,2013,4(5):49-53.
- [10] 周杨晶.《药性选要》学术特色[J].中医药导报,2024,30(7):202-204,212.

(收稿日期:2024-09-22 编辑:刘国华)

(上接第208页)脾虚病机与线粒体能量代谢障碍的相关性[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42(9):773-777.

- [27] 费文婷,侯燕,王玉杰,等.玛咖性温健脾及对脾虚小鼠线粒体能量代谢酶的影响[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41(7):559-566.
- [28] BHATTACHARYYA A, CHATTOPADHYAY R, MITRA S, et al. Oxidative stress: An essential factor in the pathogenesis of gastrointestinal mucosal diseases [J]. Physiol Rev, 2014, 94(2):329-354.
- [29] 刘友章,王昌俊,周俊亮,等.四君子汤修复脾虚大鼠线粒体细胞色素氧化酶的作用及机制[J].中国临床康复,2006, (35):118-122.
- [30] 张文基,王志斌,陈昕冉,等.基于“脾为之卫”理论探讨中医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免疫学策略[J].中国医药导报,2023,20(35):50-53.

- [31] 谢亚娜,嵇波,张琴,等.电针对肝郁脾虚型慢性疲劳综合征大鼠血清炎症因子及肠道菌群的影响[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21,28(11):63-68.
- [32] 张印,王洪刚,赵亚,等.督脉灸联合温肾健脾解郁方对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疲劳状态和氧化应激、免疫功能的影响[J].针灸临床杂志,2024,40(5):36-40.
- [33] 唐晓敏,黄海城,黄洁,等.针灸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选穴规律研究[J].新中医,2023,55(4):163-167.
- [34] 朱凤亚,江泰君,汤莉洁,等.针灸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肠道菌群-免疫功能的作用机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0,26(9):1354-1358.

(收稿日期:2024-10-24 编辑:时格格)